

收藏 历史 考古 宗教 刑侦
玉石 银锁 嘎乌 梨木 原石
一部庞大到令人震惊的史诗巨著

葬玉玲蝉

水恩疑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葬玉蛤蝉

大恩大德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悬疑/王雁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9. 11
ISBN 978-7-80094-213-6

I. 大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213306 号

书 名: 大悬疑

作 者: 王 雁

责任编辑: 吴 浩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

邮编 100009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320 千字

版 次: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6.8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目 录

- 序 章 / 001
- 第一章 葬玉珍蝉 / 003
- 第二章 鬼街魅影 / 006
- 第三章 骇夜惊魂 / 009
- 第四章 蒙古往事 / 012
- 第五章 驼皮秘史 / 016
- 第六章 暗夜留香 / 019
- 第七章 鬼街瞎祖 / 022
- 第八章 暗藏玄机 / 025
- 第九章 身怀绝技 / 028
- 第十章 导盲灵犬 / 031
- 第十一章 尸血胎沁 / 034
- 第十二章 九魔一魔 / 037
- 第十三章 棋逢对手 / 040
- 第十四章 将遇良才 / 043
- 第十五章 阴阳密匙 / 046
- 第十六章 槐尸疑云 / 049
- 第十七章 故布疑阵 / 052
- 第十八章 冰种凤凰 / 056
- 第十九章 狄氏家族 / 058
- 第二十章 所料不及 / 061
- 第二十一章 出师不利 / 063
- 第二十二章 胡子被套 / 066
- 第二十三章 古瓷旧片 / 069
- 第二十四章 诡雾惨祸 / 072
- 第二十五章 神秘血婴 / 075
- 第二十六章 死亡开始 / 078
- 第二十七章 痛失至爱 / 081
- 第二十八章 倾听尸语 / 084
- 第二十九章 鬼街泥团 / 087
- 第三十章 死亡时间 / 090
- 第三十一章 致死原因 / 093
- 第三十二章 悬天命案 / 095
- 第三十三章 死亡过程 / 098
- 第三十四章 目击证人 / 101
- 第三十五章 活者萨满 / 105
- 第三十六章 亡灵再现 / 108
- 第三十七章 谁是真凶 / 111
- 第三十八章 以命抵命 / 114
- 第三十九章 现场模拟 / 117
- 第四十章 导盲示范 / 120
- 第四十一章 泄密骨头 / 123
- 第四十二章 细问端倪 / 126
- 第四十三章 死而复活 / 129
- 第四十四章 奋力反抗 / 132
- 第四十五章 血色婚礼 / 135

第四十六章	夜探萧家 / 138
第四十七章	潜室悬壁 / 141
第四十八章	深不可测 / 144
第四十九章	亡羊补牢 / 147
第五十章	左旋膛线 / 150
第五十一章	逼出血衣 / 153
第五十二章	颅骨事件 / 156
第五十三章	一场误会 / 159
第五十四章	案情分析 / 162
第五十五章	一尸三命 / 165
第五十六章	无名女尸 / 168
第五十七章	雌雄为匙 / 171
第五十八章	再勘现场 / 174
第五十九章	露天葬区 / 176
第六十章	日月经天 / 179
第六十一章	食尸之鼠 / 183
第六十二章	封土之说 / 186
第六十三章	雪鸮逐魂 / 189
第六十四章	婴声怪啼 / 192
第六十五章	血口遇险 / 195
第六十六章	深陷泥潭 / 198
第六十七章	祭台黑影 / 201
第六十八章	危急时刻 / 205

第六十九章	潭口脱险 / 208
第七十章	老藤藏骨 / 211
第七十一章	鸱来鼠散 / 214
第七十二章	萨满图腾 / 217
第七十三章	失魂之眼 / 220
第七十四章	落花成阵 / 223
第七十五章	水下迷藏 / 226
第七十六章	三界隐语 / 230
第七十七章	相窥互探 / 233
第七十八章	尸骨身份 / 236
第七十九章	祸起水藻 / 240
第八十章	石头杀手 / 244
第八十一章	滴水穿石 / 248
第八十二章	飞来横祸 / 252
第八十三章	沉冤昭雪 / 255
第八十四章	目击者死 / 259
第八十五章	血色嘎乌 / 262
第八十六章	紫碑冥井 / 266
第八十七章	盲画拼图 / 269
第八十八章	古宅脊兽 / 273
第八十九章	生殉死葬 / 276
第九十章	悬疑再现 / 280
尾 声	/ 283



序章

这个故事，要从鬼街口说起……

鬼街口，是一个古玩旧货市场，隶属于一个北方边境城市——墨里州。这里车水马龙，玩什么的都有：玩玉的，玩瓷的，玩铜的，玩字画的，玩骨头的，也有玩心跳的；这里有学生，有教授，有农民，有工人，有政客，有警察，有君子，也有黑社会；有寻宝猎奇的行家，也有只看不买的观看者，有中国人，也有外国人，各种语言此起彼落，热闹非常。

十月二十九日这一天，鬼街口发生了很多事。

从二十世纪末到今天，中国文物突然走红国际大拍场，成交价以每年几倍，乃至几十倍的速度向上飙升，就连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，也没能影响这种近乎疯狂的膨胀速度。于是，那些西方的阴谋家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文物作为切入口，精心策划出一幕又一幕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的掠财之战。

接而，日本和蒙古联合考古队，向全世界扔出一枚重磅炸弹：正式宣布他们已经找到成吉思汗陵墓，最终发现权可能归功于日本和蒙古。业内人士认为，如果此发现属实，它将比发现特洛伊和图坦卡蒙陵墓，更加激动人心，或许就会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。

这一天，鬼街口颇有名气的盗贼，文物倒卖组织的二把手谭彪，在服完五年劳役之后，带着自己复杂的家庭背景，重新踏进鬼街口古玩市场。他的出现，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，还是让国宝再次成为西方古董商们炒作的筹码？

与此同时，玄光阁古玩店老板猴渣，捡了平生第一个大漏，以不足一千元的价格，收到一只汉代琮蝉，没出二十四小时，价格竟翻涨至一万倍，缔造出鬼街口古玩市场超级神话，也将墨里州收藏者指数，在一夜之间提高了数倍。

同样是这一天，墨里州大企业家狄中秋，一个拉板车起家的大富豪，没有忘记穷困百姓，在鬼街口对面，捐助了两所希望小学，一个安民敬老院，又启动了一个艺术品拍卖行，“中秋拍卖”的槌声，让“勤劳致富”的国人看见了“一夜暴富”的曙光……

也就是这一天，墨里州突降大雾，造成交通秩序混乱。古玩界业内大掌眼，从清末民初，就知道从故宫、从王爷府、从八旗子弟后裔家里收购老件的萧家，出了一件大事——萧家嫡子萧错的未婚妻，在最不可能发生车祸的葬狗坡下丧生，死得支离破碎，惨不忍睹，从而引出了一个惊天阴谋。

就是因为这场大雾，使一辆货车在鬼街口翻车，事故现场“工艺品”散落满地，“货主”却负伤逃跑。墨里州公安局刑警狄康，在指出这些“工艺品”疑为文物后，被调离文物稽查队。因为萧家有这一段独特的文物收藏经历，而且在境内外从事过文物买卖，所以萧错才被狄康请过来当军师出主意，从而引出祖宗历史疑团。

然而，对于墨里州公安局刑侦鉴定科法医何晓箏而言，这一天，绝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。历史将证明，何晓箏面对死者，所作出的决定，以及这个决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，将彻底破获一件又一件扑朔迷离的悬案。

葬玉玲蝉

每一场大阴谋，在惊天而出时，都需要一个切入口。而这个切入口，就在十月二十九日凌晨三点开启。这天夜晚，起风了。风不大，只是拂动树叶而已。所以，看上去万物都静止着。街上没人行走，只有一辆黑色帕萨特轿车，缓缓地向鬼街口驶来。

车里，有双眼睛，一直盯着路边的高墙老院，严格地说，那不是院子，而是座王府旧址，宅门细节虽然早已没落，但框架还在。古木参天，雕梁画栋，透着当年的浮夸和奢侈。这就是玄光阁古玩店，位于鬼街口中心位置。店主人叫侯玄光，因为祖上曾与猴结过孽缘，凡识得他的人，都以“猴渣”相称。

轿车从古玩店门口缓缓驶过，悄无声息地隐蔽在鬼街口街尾转角处。不一会儿，从街尾转角走来一位老人，在玄光阁店门前，稳住脚步。老人仔细看过招牌后，才抬手叩响大门。敲了几下门后，她又朝四处张望，显得非常警惕。

敲门声，传进古玩店里时，猴渣正睡得鼾声四起。在被敲门声打碎的那个梦境里面，天上像下雨一样，哗啦啦往下掉钱。猴渣正端着脸盆，接钱接得不亦乐乎。所以他很不情愿地睁开眼，看了看枕头下的手机，刚刚凌晨三点。这时候砸掉他的梦境，就如同抹了他脖子几刀一样。

敲门声，不断传来，虽然不响，却极具穿透力。猴渣立刻猜出，在这个时候来生意，必定是生坑里的玩意，见不得光。他急忙支应着，从被窝里坐起来，穿上衣服。他下床时想着，如果真是碰到俏货，恐怕要看上半天，于是顺手摸了条毯子，披在身上，趿拉着鞋，颤颤歪歪往店堂走。

店堂不大，但东西很多，兽骨玉器陈列柜台、古卷字画堆满货架，仍嫌不够，就连店里空地上，都是战国铜镜，宣德香炉，粉彩四方瓶，大青花将军罐。猴渣只能提着裤脚，在地上缝隙中缓慢行走，脚下若不小心，就有可能踩到地上的“古玩”。

门“嘎吱”一声，开了。

猴渣探出脑袋，见门口没人，额上正中，一貌似天眼的疤痕，“噌”的一下，就红透了半边。这深更半夜的，莫非碰上耍猴的了？猴渣憋起一肚子邪火，又发作不得，

只好捺下性子来，再朝远处看去。街头有两位巡警，头对着头，点了根烟，晃了几下，消失了。

猴渣身形魁梧，挂着颤悠悠的肥膘。长有一张坎坷的脸，相当地坎坷，黑里透红，乌云密布，沟壑纵横，除了青春，就是痘痘，而猴渣的脑袋，恰恰与脸呈反比，一马平川，寸草不生。

猴渣摸了几下光头，裹紧毯子，又朝街道深处望了几眼，外面很冷，没见着半个人影。树枝摇摇晃晃，发出簌簌声响，像是谁躲在暗处呻吟。加上线路陈旧，路灯忽明忽暗，倒映在积水中，显得十分诡异。猴渣缩回光头，一吸鼻子，喝了两口冷风。心想着，鬼街口从南到北，一夜暴富，层出不穷，怎么在他身上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

想到这儿，猴渣“唉——”的一声，叹了口气，还是赶紧跳回床上，接茬再睡，怎么着也得把刚才那个接钱的发财梦继续到底。谁料，就在猴渣低头关门时，却看见门缝中，突然伸进一只手来。这手瘦如干柴，骨节突兀，指甲弯长，眼见着就要来抓猴渣。

不好！猴渣暗叫一声，吓得缩紧脖子，急忙后退躲闪，再也不敢往外看了。现在，正是三更半夜，猛然见到一只手伸进来，又毫无防备，纵是猴渣胆大，也是吃惊不小。门“嘎吱”一声，被推开半扇。又是一只枯手，从门外伸进，卷起的五指，一下打开，手中托着个红布包，随即有苍老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：“这是我家祖传的……”

猴渣听见有人说“祖传”，立刻醒过神来，还没等对方话语落地，他便探身出去。这回才看清楚，来者是位老人，怯生生地佝偻着身体，脸微微下垂，满头白发，又乱又长，挡住了整个面目与表情。为了方便猴渣上眼，她把红布包，往猴渣面前凑了凑，颤声说道：“家里出了急事，需要用钱，劳烦您给看看……”

老人说话间，解开红布，里面有层皮子。皮子刚被掀开边角，便露出一枚玉蝉，虽然小巧，却极为玲珑。猴渣一打眼就知道，这不是俗物。他急忙捂住老人双手，朝门外望了望，嘘声交代老人：“进来说话。”

老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家才死了人，身上有晦气，就不往您屋里去了。我在门口蹲着，您看完，给个价。”老人说完话，把门虚掩上，就地蹲在玄光阁店内门槛上。

“那让我先开开眼，咱们再论价。”猴渣小心翼翼地接过红布包，转身放在店堂收货桌上。因为这张桌子，就摆在店堂门口，说话比较方便，猴渣也没勉强老人进屋。

猴渣走到座位跟前，打开透玉灯，取出高倍镜，凝神仔细端看。这只蝉，其玉苍老温润，精光内含，刻痕简练、刀刀见锋，走向呈八，边沿棱角锋利，翅尖几可刺手。猴渣是个颇有些眼力的人，他能看出，这是汉八刀，非常典型。

“这是你家祖传的？”猴渣明摆着是问里有问，他想知道，这只蝉有什么来历和说头没有，但又不好把话挑明，只好引诱老人自己去说。可老人没说话，只哆哆嗦嗦“嗯”了一声。眼神依然飘忽不定，先是偷看一眼猴渣，而后又透过门缝，朝鬼街口转

角处望去。黑暗中，似乎有双眼睛，在窥视着这间古玩店。

猴渣听到老人只“嗯”了一声，心中不免更加疑惑。虽说这年月，一惊一乍的事不少见，可这会儿，猴渣还是感觉到晕乎。大多数卖主，骗他就跟几十年前骗日本鬼子似的，狡猾狡猾的。哪怕是乱点鸳鸯谱，指鹿为马，也要把自己的宝贝，胡诌几句，吹嘘两把。再精明点的卖主，会扯上点历史，扣上个某某国王、某某将军、某某王妃的名号，便能坐地起价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还会察言观色，一能从买主表情上，分辨出他手里东西价值几何；二是让东西不离开自己的视线，免得买主偷梁换柱。尤其是贵重的东西，更盯得紧。而今天这位老人，鬼鬼祟祟地来了，看也不看猴渣一眼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句“祖传的”。

不过，鬼街口的生意向来诡异，很多东西，都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秘密。所谓“英雄不论出身，古董不问出处”。这是行里规矩，就连博物馆，也是按照这个潜规则，收购文物。猴渣此刻没心思多想，心里又急着辨工识玉，也就不再多问。

猴渣盯着那块玉蝉，反复翻看，越看心中疑虑越多。但凡玩玉的人都知道，传世玉是一代代经手流传下来的，或是佩戴，或是珍藏，或是盘玩，一般都会保持原色。也有少数，会因年代久远，略微变暗。而猴渣面前这枚玉蝉，分明是块葬玉，土锈、土斑，土咬，深及表里，这是由于玉器随墓葬，长期受地下水土侵蚀沾染而成，玉器行家叫沁色。

猴渣在那块玉蝉双目间吻部，找了半天，没发现穿绳的孔眼，可见这块玉，出土后并没有被人动过手。猴渣上手，摸了几下玉身，有蚀孔，但手感很好，不滞手。猴渣越摸，手越抖，心脏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。他暗自嘀咕着：这块玉蝉，根本不是什么传世玉，而是“玉塞九窍”中，死人嘴里的东西——琤蝉。



琮，就是古代塞在死人嘴里的珠玉，作为真品，是不打孔眼的，即使有，也是后人打上的。

最不得了的是，猴渣竟发现这块琮蝉，以血沁为主，铜沁次之，土沁和水银沁再次，古书有云：玉得五彩沁，胜得十万金。猴渣想到这儿，额头那疤痢眼周围，立刻冒出一层冷汗。

猴渣抬眼看着门口老人，心中不免诧异。这位年迈老人，怎么会有生坑里的东西，难道她会飞檐走壁，钻洞打墙？然而，关于琮蝉来历之类的问题，不管猴渣怎么试探提醒，那位老人则一律只说：“祖传的。”

这是汉代葬玉琮蝉，绝不会错。可让猴渣吃不准的是，出土古玉，在生坑时，玉肌理的色沁很难看出，只有盘熟后，对着透玉灯，才能看清此玉受什么色沁，受几色沁。而这块琮蝉，却隐隐透着五彩沁。猴渣拿起琮蝉，放在鼻子跟前，闻了几下，如果真是在地下埋过多年，会有一股泥土的腥味，而经过强腐蚀性化学药水浸泡的造假货，往往含有较刺鼻的气味，数年不去。而这块玉蝉，泥土腥味并不明显，也没药味。

猴渣原本就是做假沁的出身，之前，猴渣为了做出好的血沁，将玉烧热，直接戳进牲口体内，牲口惨叫而亡，玉被加热，本身受热膨胀，遇冷紧急收缩，出现细小裂纹，血液能够迅速进入，形成血沁，非常绚丽，几乎可以乱真。只有少数行家，才能从外表火烧裂纹、红丝纹理上辨认真伪。只是，这法子太过狠毒。

玄光阁里摆放的“古玉”，大多数是用红色玉皮，冒充的血沁，俗称贼光。少部分是红光草染色，俗称老提油。有几块梅玉，是用高浓度乌梅水煮后，慢慢形成的水坑古。但这些招儿做出来的沁，玉质不古，色泽没有浓淡变化，也没有土斑土锈，只能蒙些新手来此烧钱。真正够年份的，猴渣没有，即使有，也不敢拿出来摆放。

然而，让猴渣最担心的，并不是这只琮蝉的沁色成因，而是老人会开价多少。这琮蝉，虽然只有手指粗细，但绝对是件海价的行货，一旦老人绷出个天价来，那琮蝉就会与他失之交臂。就在猴渣忧虑万分之时，老人敲了几下门，轻声说道：“时间不早

了，您要是想留下，就赶紧给个价。家里路远，天亮前，我得赶回去。”

猴渣看出老人急于出货，心中暗喜。卖主心急，自然绷不住邪价儿。所以，猴渣也不急着出价，慢悠悠地问道：“您祖上往下传的时候，有没有说这是什么？”

老人见猴渣有意看她，急忙抬起胳膊，挡在脸上，抹了几下眼睛，像是想起什么伤心往事，哽咽着说：“我父亲脑溢血，人走得急，什么话也没留下。这东西，我也看不出是什么，做什么用的，只是想老人的时候，才打开驼皮，看上两眼。如今家里遭了大难……”

猴渣听到老人说“驼皮”，这才注意到，包珮蝉的是块驼皮，心里不免一阵暗骂。收藏出土古玉最大忌讳，就是忌油，忌腥，忌脏。驼皮里含有油脂，会堵塞玉器的土门，不利于古玉吐灰恢复。古玉出土后，要靠人气盘玩发热，古玉新陈代谢时，如碰到腥味之物，玉器会吸收。用驼皮包裹，会影响玉器的气味。再看这块驼皮，也真够年代的，脏兮兮，黑漆漆，很不干净。古玉本身的玉肌理就带有土中的河泥浊水，如再遇脏，会延长脱胎时间，这都是大忌。

猴渣叹了口气，摸出一块棉布，想替换掉那块驼皮。但转念一想，每一个古物件，都有可能藏着主人不寻常的故事，在没找到新主人之前，最好不要动它。于是，他将珮蝉重新用驼皮包好，朝供桌那儿走去。他把驼皮包含在手心，拜了三拜。

供桌上有个牌位，上面写着：祖父猴瞎子之位。牌位后面是一幅画像，上面是一位清末民初时期的老者，身着马褂长袍，双眼朝天，风度不凡。猴渣拜完画像，想到老人说家里遭难的话，定是想哭穷升价，心里已经准备好数种砍价的套路。

猴渣走到老人跟前，叹息道：“瞧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也不瞒您，这是玉蝉。虽然这玉蝉有一眼，但您也别绷天价，我这庙小，容不下大佛。再说，玩玉和吃玉不一样，玩玉是作为收藏、辟邪、盘玩，只要喜欢，也不在乎什么价钱。吃玉就是倒卖，从中获利。我是个吃玉的，咱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珮，这东西有点邪气，不好出手。我先听您说一句，价格合适的话，我就留下它。”猴渣做出一脸苦相，语气里又带着些为难，目的是不想让老人绷天价。

老人听猴渣这么为难，把头低了低，说：“家里着火，东西全烧没了，您可怜我这老身子骨，给个千儿八百的，我先凑合着活几天。”

“一千？”猴渣瞪大眼睛听着，老人说了多久，他就铁血了多久。心想着：这价儿，可真够邪的。

“您要是手紧，八百也成，算是行善积德，可怜我这老婆子。”老人见猴渣吃惊，以为价码开得太高，急忙降下两百。

八百？猴渣听后，又是惊讶，又是窃喜，仿佛看见了“一夜暴富”的曙光。但他依然不露声色，根据他以往收货的经验，此时若是很痛快地答应下来，很容易使卖主觉悟，导致反悔，交易失败，行里叫“醒了”。所以，这时候一定要贬货，用推太极球

的套路，喊来嚷去，讨价还价，才能叫卖主安心。

“您老不知道，今年玉器行情不好，实话跟您说，这东西虽真，但有残污，看上去不精致，不受欢迎。东西没卖相，那些玉虫，最多只能给我个千儿八百块钱，没准再刮我一顿饭，我还得蚀本。”

老人听猴渣这么一说，心里发凉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猴渣见老人没有继续让价，估计是到了底线，语气一转，继续说道：“既然您是有难而来，我猴渣也不会乘人之危，八百就八百，这东西我留下了，算交个玉缘吧。您先等会儿，我这就给您拿钱去。”

猴渣转身要走，老人一把将他拽住，浑身抖颤着说：“您能把毯子给我吗？这大冷天的，站不住人……”猴渣见老人冻得两手哆嗦，急忙从身上拿下毯子，递给她。一阵寒气逼来，猴渣打了个喷嚏，他抓紧珮蝉，有此物在手，便觉得外边凛凛寒气，全都荡然无存。

因为猴渣很清楚，珮蝉基本都是出自汉代王侯将相的大墓，一般官吏和平民，是不可能也不允许用这种葬玉规模的，一经使用，就是“越”，那可是要杀头的。所以，五色沁珮蝉既有皇家的高贵身份，又有鬼斧神工的自然天成。这块珮蝉，老人只开价千儿八百块，也没什么奇怪的，民间用元青花瓷瓶做灯座，拉着大方鼎去废品站的事，太多了。

猴渣走到收货桌前，拿出一叠钱，数出八百，转身要走，又突然停下。俗话说：金是钱，钻是价，而玉，是生命。猴渣觉得内心愧疚，又多数出两百。猴渣走到老人面前，把钱递给老人。老人接过钱，也没数，往怀里一塞，裹紧毯子，转身就走。谁知老人刚走两步，又突然扭头喊道：“等等。”猴渣听到老人喊他，吃了一惊，手里握紧那块珮蝉，难道老人反悔了？

老人并未反悔，只是裹紧毯子对猴渣说道：“我家住在太平街，老槐树边五百一十四号。有机会路过，我再把毯子还给您……”

猴渣怕节外生枝，急忙点点头，没敢接茬说话，见老人往街尾走去，赶紧关上店门。他闭上眼睛，靠在门上，快速伸手，把嘴捂上，笑得是浑身肥肉乱颤：这票生意，算是成了。

老人披着毯子，蹒跚着走到鬼街口转角处，看见那辆帕萨特轿车，依然隐蔽在黑暗之处。车里，有烟头的火光，忽明忽暗，若隐若现。老人突然露出一丝诡笑，接着，她双手交叉，揉搓几下，那双干老如柴的“枯手”，竟从她手上，像剥皮似的脱了下来。随后，她迅速上车，温声细语地喊了声：“彪哥。”

说话间，她扯下头上乱蓬蓬的假发，轻轻甩头，一头秀发顿时散落在肩。没等看到相貌，她便拿出一条黑纱长丝巾，蒙在头上，只露出一双温润如水的眼睛。

车里的男人就是谭彪。此人三十出头，目光犀利、生相阴沉。他的出现，决定了这一天的特殊性。

随着车门关闭的声音，帕萨特悄然开走。鬼街口，重新寂静下来。

骇夜惊魂

猴渣靠在玄光阁店内门上，嘴边依然挂着比白痴还僵硬的傻笑。笑完，又跟化石似的发愣，傻愣半晌，才从这单生意的兴奋中，清醒过来。他展开手，揭开包裹玲蝉的那张驼皮和红布，随手一扬，驼皮和红布经过缓慢飞行后，一起落到垃圾桶里。

猴渣快速走回供桌前，重新拿起那块棉布，垫在玲蝉下面。他手捧玲蝉，望着祖父遗像，心想着，按照耶稣创造世界只用一周的公式推算，实现一个发财梦想，有一愣神的工夫，就足够了。

现在，最重要的是，要找人对玲蝉作进一步深鉴，只有对它定了名，断了代，才能确定其真正的价值。确定价值才能确定自己能不能发财，发多大的财。猴渣想到这儿，脑子里不容分说，立刻闪出一个人。

此人姓萧，名错，祖上在前清，就是大红大紫的古董商人。萧家最辉煌的时期，在墨里州，买了上百间与鬼街口相连的宅子，就连猴渣祖上这套王府老宅，也被萧家收购到手。后来，城市改建，鬼街口至少三分之二的铺子，成了萧家的祖业。因祖辈为收藏之家，萧错从小就耳濡目染。凡是碰到吃不稳的物件，猴渣必然会去找他掌眼。

萧错性格孤僻、桀骜不驯，唯独对猴渣慈眉善目，有求必应。追其究竟，源自猴渣额上那疤痢眼。那年暑假，猴渣跟着萧错去农村打游击，五块钱收了个宣德炉回来。俩人一兴奋，跑去打台球，猴渣嘴欠，没勒驴嚼子，老评论旁边一桌人球打得臭。

哪知球臭那人，恰是谭彪，被猴渣说红了眼，也不说话，直接砸台球杆子，猴渣躲闪不及。萧错伸出胳膊，替猴渣挡了一家伙，把那根杆子都挡劈了。可杆子断裂的声音还没落下，就听猴渣“嗷——”的一声惨叫，萧错转身去看时，血已经在猴渣脸上，摆出了个花果山瀑布的造型，酷得令人发指。

原来，谭彪见球杆子没伤到萧错，心下不服，捡块砖头，去招呼萧错的后脑勺，幸亏猴渣反应快，替他挡了黑砖。结果，猴渣脑袋被开了瓢，还在额头上留了个疤痢眼。

萧家老宅，建在葬狗坡东南麓，格局扇状展开，巧藏“卧虎”之形。有风水先生言：大凡有此虎穴布局，必出奇才。只是葬狗坡附近人烟稀少，只有一个小村子，叫耶那村。据说耶那村的祖先，原是一支在冷兵器时代血战后，又迷失方向，脱离大部

队的残兵，不知真的假的，反正有不少耶那村人，浑身上下都带着浓烈的战斗气息。

此时，萧错与往常一样，端坐在书桌前，他拿着高倍镜，镜下也放着一张驼皮，他一点一点仔细看着。突然，他长吁一声，放下高倍镜，很疲惫地靠在坐椅上。他从脖子里摸出一条老嘎乌链子，紧贴面颊。每当遇到困惑不解时，他总是会想起多年以前，父亲萧明恒将驼皮交给他的情景……

那是十五年前的一个深夜，在萧明恒书房内，屋里没有开灯，窗外大雨滂沱，雷声不断。闪电噼里啪啦，打在窗口边那张书桌上，忽明忽暗。

桌下，有一个黑影，正费力地把手伸向桌底。稍后，他便从暗道里，哆哆嗦嗦地拿出一个盒子。黑影拿出开锁工具，对着盒子慢慢掏弄，每做一个动作，手心中便多出一些冷汗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锁开了，盒子里面方方正正放着一张驼皮。

一道闪电划过，黑影的面孔清晰了，他就是萧错。此次夜行，他并无非分之想，只想知道，父亲这个盒子里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萧错惊喜之下，划亮一根火柴，就在驼皮即将进入火光明照范围之时，一瞥脚下，猛然发现地板上竟还有一个黑影。

那黑影，形状有头有腿，分明又是一人。这让萧错吃惊不小，他进书房时，曾仔细彻底地看遍书房每一个角落。当时，书房之中，空空无人。他刚才开书桌暗道时，书房门一直是朝他紧闭的，即使有人趁他开锁时进来，想绕到他身后出现，也必须经过他身边，他怎么可能一丝觉察都没有呢？那么，这影子究竟是……

萧错只好举起火柴，提心吊胆地顺着影子朝上看个究竟。不料，火柴“噗”地冒了一缕青烟，灭了。随着火柴熄灭，影子立刻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。一个闪电打来，墙上立即有张人脸显示出来，那人呼吸又粗又急，呼哧作响，鬼气森森地倚在墙上，吓得萧错差点魂飞魄散，忍不住失声叫喊起来：“爸——”

“嘘——是我，错儿，快把衣服脱下来，垫在地上。”此人正是萧错的父亲——萧明恒。

萧错听出父亲声音虚弱，有气无力，又带着几声苍咳，知道是遇事了。他急忙把盒子，塞回书桌暗道。他来不及细想，快速脱下外套，铺在地板上。只见父亲身子一斜，从他的背后，又栽下一个人来。

萧错低头一看，这人身体很小，趴在地上动也不动，他低声问道：“这……是死的，还是活的？”萧父捂着右臂，走到柜子前，从里面拿出一个药箱和一只手电筒，他强忍着疼痛说：“她没死，只是摔晕了。”

萧错赶紧伸手推了推那人，想把她身体翻正。谁想到，这一推，沾得满手都是血迹，萧错头皮发麻，惊叫一声：“啊呀……是血……她怎么伤得这么重？”

萧父从药箱里，拿出一把手术刀，递给儿子，说：“她没事，血都是我流出来的，快帮我把手臂里的东西取出来。”萧父说完话，服了颗止血药丸，拿出几块纱布咬在嘴里，左手举起手电，给儿子照明。

萧明恒是个野外考古工作者，意外受伤回家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但这次却与往日不同，萧错接过刀，割开被血染透的衣服时，着实吓了一跳——那分明是枪伤。

萧错和萧父经常一起扛枪、打猎，对子弹虽然略懂一二，但不精通。萧错当时并不明白，萧父中的是低速枪弹伤。如果是高速枪弹，穿透能力很强，很少会留在体内。低速枪弹伤一般很少造成穿透伤，而且弹道方向很不规则，确切来讲就是诡异。因此，从弹道入口去找弹头，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那怎么找呢？萧错再也冷静不下来了，这性命攸关的事情，半点也不能马虎大意，萧错心里说不出是害怕，还是紧张，他盯着伤口，迟迟不敢下手。

萧父放下手电，拿掉嘴里的棉纱，对儿子放松一笑：“要是还想继续有人叫你儿子，就赶紧动手，就照摸黑偷瓜的套路来。”

萧错心念一转，毫不迟疑，割开父亲的伤口。大约半小时后，萧错把弹头从父亲胳膊里取出，放在桌上棉布里。清理包扎完伤口后，萧父已经十分虚弱，多亏他提前扎住血脉，又吃了止血药。否则，早已血尽人亡。他指了指地板上的人，小声说道：“快去把那女孩收拾干净。”

萧错这才想起地下还有个人，仔细看去，那是个五六岁的小女孩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还是按照父亲的话去做，他解开女孩的衣服，从她怀里掉出一个古怪的东西。萧错也没工夫去看，估摸着是个银锁。他找来几件干净衣服，给女孩换上，又打来一盆热水，帮她洗了脸，几番折腾，那女孩却依然昏迷。

萧错收拾停当，正在不知所措之时，父亲已经从书桌下拿出那个盒子，凝神屏气，悄声说：“你三更半夜，偷偷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看这个？”萧错吓得吞吞吐吐：“我……我只是想知道……”

“你现在已经是小孩子了，是时候交给你了。”

萧错惊奇地问：“给我？”

萧父点点头：“但是，你必须发誓：永远不离开萧家，不离开葬狗坡。”

萧错见父亲一脸严肃，便指天发誓。萧父听完萧错的盟誓后，才打开盒子，拿出那张驼皮，说道：“我恐怕躲过这劫，也难逃大祸。这张驼皮，是我们萧家祖辈用命传承下来的秘密。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，发现历史遗留下的任何财富，都应该属于国家。然而，这件事情的本身，却又与极大的危险相连，所以我一直犹豫……”

“爸……”萧错似乎预感到要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，心里有些隐隐不安。

窗外，雷声轰隆隆巨响，把萧父的每一根头发都震得竖起来。他拿着驼皮，手指不住地发抖，但他还是坚持着对萧错说：“事情要从公元十三世纪说起……”

就在萧父拿着驼皮，娓娓道来的时候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就在窗外走廊里的阴暗处，有个黑影，时长时短，在雷电下飘忽不定，正不言不语地蹒跚着向书房逼近……

蒙古往事

公元十三世纪，在蒙古大营，东厢车群之端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。

那夜，阴风骤起，火光飘忽，一名士兵从车边，搬出一具尸体，朝帐篷拖去。他将尸体平放在帐篷之内，见尸体双目圆睁，转身取来青帐，覆盖尸体。就在这时，尸体一动，从青帐下，突然伸出一只手来，将一卷驼皮，塞进士兵手里，轻声道：“此物……富可敌国……”

这就是蒙古第一神巫阔阔出，因向成吉思汗预言：“长生天告示我，一次教铁木真管百姓，一次教合撒儿管百姓。”被成吉思汗命人打断脊骨，扔在马车旁，临终前将其毕生秘籍传授于士兵的故事。

次日，拂晓时分。成吉思汗金帐内，传来一个惊人消息：阔阔出的尸体，不见了。帐篷的天窗，竟然无人自开。成吉思汗对这一诡异现象，公开颁布了著名敕令：“长生天把阔阔出带走了。”

关于这段预言故事，是得于一部神奇之作，书名为《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》。这部书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世袭谱册，在当时称做“金册”，在成书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，始终藏于元朝的宫廷密室，由皇帝代代相传，外界无人知晓。

直至元朝末年，朱元璋率领大军北伐，围攻大都（今北京），元朝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，在来不及携带此文献的情况下，仓皇逃离大都。导致这部皇室祖传秘籍，让明朝皇帝得了去，译为汉文，书名为《元朝秘史》。

书中所言，阔阔出是蒙古萨满族神巫，能与鬼神共语，预卜吉凶。《史集》也认为，阔阔出是一个奇迹派预言者，他曾屡次对铁木真预言：长生天让你统治大地。而数年后，以天神名义，为铁木真加冕“成吉思汗”这一尊号者，正是此人。

当然，元朝的皇帝，始终是成吉思汗的子孙。

两百多年后，驼皮古卷惊现于女真族大萨满之手。大清江山的奠基人——努尔哈赤，背着他爸爸的、他爷爷的，还有他叔叔的骨灰，四处寻找龙脉，硬是率领信奉萨满教的八旗子弟，扬鞭策马，成就了惊世霸业。